

反右派鬥爭始末 (上)

往事 並不如煙

章詒和 主編



朱 正 著

自存本

往事
並不如煙

章詒和
主編

反右派鬥爭始末 (上)

朱正著

往事並不如煙系列

總策劃：潘耀明

執行策劃：彭潔明

主編：章詒和

反右派鬥爭始末（上冊）

朱 正 著

責任編輯：金 水 盛 達

封面設計：李錦興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二〇〇四年九月初版

ISBN：962-8871-19-6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TEL：2595 3215 FAX：2898 2646

<http://books.mingpao.com/>

e-mail: 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承印

《往事並不如煙》系列

顧問委員會名單

余英時

李澤厚

邵燕祥

劉再復

錢理群

(以姓氏筆劃為序)



朱正

朱正簡歷

朱正，一九三一年生於湖南長沙。一九四九年考入《新湖南報》報社工作。後被劃為右派分子，勞動教養五年。文化大革命中再勞動改造三年。一九七九年平反後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直到退休。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著有《魯迅傳略》和幾本雜文集。

《往事並不如煙》系列序

章詒和

人生的鐘擺，日復一日地往返運行。彈指間我們送走了舊的，迎來了新的。時間長了，這一新一舊彷彿遙隔萬里。而能夠把兩者聯繫起來的東西，便是記憶，對注事的記憶。

如今，新的殘酷代替了舊的恐怖。大樹連根拔起，耕地灌上水泥。貪污、造假、色情、吸毒、賭博伴隨開心一笑，在同一首歌的旋律下，擴散到每個角落。已是和平光景，而人似乎有了愈來愈多的麻煩。老弱的，無奈地接受不幸和死亡；中年的，胸揣怨火與不安；年輕的，則如一鍋開水，渴望着橫溢和釋

放。一生的光榮與悲慘，在很長的時段都需要遮掩和彼此遮掩，否則無以自存。故多於生命所能够承載的，也是記憶。它有如蒼鷹在浩瀚的時空中盤旋，引領我們每一個人去追尋歷史的歸宿，追尋生命的實證，追尋一舉手、一投足的意義。即使一鱗半爪，也能够劃出時代的履痕，令人悚然而驚。平凡者的敘述，其震撼力比什麼都深刻，因為它來自底層，並踏着自己的血與汗。

清風明月，落日朝露。不錯，個人記憶不能够與寫史書相提並論。但它能够給世界一種誠實的聲音，抗拒着無知與健忘的精神潮流。「你是怎樣熬過來的？」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民族。

有一天，我離開這個世界，會請求美麗的天使撥開一片薄雲，讓我俯身凝視。一個人能够寫出過去，他定是站到高處，俯身凝視了。

二〇〇四年七月七日於北京守愚齋

放。一生的光榮與悲慘，在很長的時段都需要遮掩和彼此遮掩，否則無以自存。故多於生命所能承載的，也是記憶。它有如蒼鷹在浩瀚的時空中盤旋，引領我們每一個人去追尋歷史的歸宿，追尋生命的實證，追尋一舉手、一投足的意義。即使一鱗半爪，也能刻劃出時代的履痕，令人悚然而驚。平凡者的敘述，其震撼力比什麼都深刻，因為它來自底層，並踏着自己的血與汗。

清風明月，落日朝露。不錯，個人記憶不能與寫史書相提並論。但它能留給世界一種誠實的聲音，抗拒着無知與健忘的精神潮流。「你是怎樣熬過來的？」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民族。

有一天，我離開這個世界，會請求美麗的天使撥開一片薄雲，讓我俯身疑視。一個人能寫出過去，他定是站到高處，俯身疑視了。

二〇〇四年七月七日於北京守愚齋

留住「垓下的歌聲」

——《往事並不如煙》系列緣起

潘耀明 明報出版社總編輯

寫《往事並不如煙》而名揚四海的章詒和女士，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來港講學，曾請丁東代約一敘。由此我想到應當借助《往事並不如煙》這一大著的先輝出版一套歷史回憶錄系列叢書。毫無疑問，《往事並不如煙》已成當代一大文化里程碑，其名字是不可輕易襲用的。然而，此書在香港出版時書名改為《最後的貴族》，原名反而沒有在故園南端的島嶼大都市裏出現。這也許是上蒼的安排，它特留給我們一個推出《往事並不如煙》系列的機會，即由章詒和女士草創與率領，更廣闊地展示二十世紀中國風雲變幻、血淚交加的时代圖

畫。

《注事並不如煙》暢行大江南北、海內海外，迅速走進千百萬中國人的心靈，並非偶然。因為它寫的是與中國文化命運乃至整個族群命運息息相關的人物與故事。這些發生在上世紀的人間悲劇深刻地折射出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上的集體創傷。這些創傷記憶既屬於昨天，又屬於今天與明天。倘若真能以歷史為鏡，那麼，這部著作就是極好的鏡子。章詒和以良心，鑄成這面鏡子，而這面鏡子應當也會啓迪千百萬人的良心，其文化意義十分重要。

書寫二十世紀中國的回憶錄已經不少，但章女士之所以會獨領風騷，是因為她比一般回憶錄寫得更大氣大度，既有歷史的恢宏，又有細節的豐富與逼真，筆下的人物與時代，皆顯得有血有肉。當下許多回憶錄與談論以注歷史的文章，雖也有精彩者在，但多數要麼失之平鋪直敘，要麼失之過於激昂激烈，所以總是出現得快也消散得快。而《注事並不如煙》則不然，它沉如銅鐘，輕如青欖，聞之驚醒，嚼之則其味無窮。我們借用章詒和著作的大名，也是寄以希望，期待有更多的有質量、有水平的回憶錄出現。

中國革命的先驅者李大釗先生告誡我們一定要珍惜歷史。他說：「凡歷史

的事件，歷史的人物，都是一趟過的。無論是悲劇，是壯劇，是喜劇，是慘劇，是英雄末路，是兒女長情，都是只演一次的。無論是英雄，是聖賢，是暴君，是流寇，是絕代的佳人，是蓋世的才子，在歷史的旅途上亦只是過一回的。垓下的歌聲，只餘聽得一次，馬嵬坡前的眼淚，只是流過一回，乃至屈子的騷怨，少陵的悲憤，或寄於文辭，或寓於詩賦，百千萬世的後人，只餘傳誦他們，吟詠他們，不能照原樣再作他們。」（李大釗：《時間的要義》）

李大釗先生告訴我們，歷史是一次性的。只演一次，只過一遭，只流一回，從這個意義上說，注事真的如煙如水，如一次垓下的歌聲。然而，一次性的歷史，可以留在人的記憶中，留在人的心坎裏，留在有心人的文字裏，讓百千萬世的後人傳誦、吟詠、反省、評說，從這個意義上說，注事又並不如水如煙。章詒和女士已經做的和我們繼續做的，就是要讓注事成為明鑑，讓悲劇不再重演，讓我們活着的人和今後更多的後人，行走在歷史的路上都少點坎坷，少點創傷，這正是明報出版社編輯出版這一系列的意旨。

香港版序言

邵燕祥

朱正兄這本寫「反右」的書將在香港出版，是一個「增訂本」。一九九八年河南版的問世，曾頗費周章，不得不作了若干刪節。一九九八年台灣版的優點，是保持了書稿的原貌。現在的香港版，在台灣版的基礎上，朱正補寫了《北大民主牆》和《為了法治》兩章，刪去三篇附錄，又作了若干補充修訂，大約總計增加了十五萬字的篇幅；這裏不但匯入了一些原先未及用上的材料和新近發現的史料，更凝結著著者近年研究的心得，那往往是燭隱發微的點睛之筆！

「反右」云云，一九五七年當時稱為反右派鬥爭，後來也稱反右派運動，是一九四九年後針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規模最大、影響至深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開其後造成民族大災難的文革之先河。為什麼叫反——右？不但境外海外的朋友未必能懂，因為「左」「右」之辨，以「中國特色」而不同於國際慣例；即使是大陸上的年輕人，也對此感到陌生，因為此間視「反右」與「文革」話題為忌諱，乖巧的人遂諱莫如深，緘口不言久矣。文革較近，大家還知道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簡稱，但亦往往不知其詳，尤其不知其內裏的根由和沒有公之於眾的來龍去脈。在我們三十歲以下的青少年中，已經出現了「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不知文革，無論反右的一代。過去人說，「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指的是不同民族間的事情，殊不知在本

民族中，也會如法炮製，非為滅其國，乃欲愚其民也。廣義地說，一國一族之史，是歷史文化傳統及其文字與口傳的記錄；狹義地說，那史，就實指歷史首先是政治史的真相。而為了「隱惡揚善」，剝奪人們的歷史知情權，壟斷歷史的闡釋權，其封殺的作用也是相當於焚書坑儒的吧。

但歷史畢竟無法割斷。世世代代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無論願意不願意，都必得接受歷史的遺產。在我們當代，也不例外。朱正在這本書裏所做的工作，他的工作的意義，就是清點反右派鬥爭這筆歷史遺產，讓我們看清，那些遺產是應該繼承的，那些遺產是應該拒絕的。

一九五七年我還年輕，沉迷於寫詩，缺乏政治敏感，並沒有格外積極參與實際政治，再加上忙於業務工作，說來很難讓人置信，那一春一夏我幾乎沒有認真地看報，對「大鳴大放」階段的各種言論不甚了了；到我忽然發現自己也陷身滅頂之災時，只顧尋找自救的稻草，更不暇去補讀各樣的「右派言論」了。所以，我是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從朱正的書和其他一些書刊中正經接觸那些獲罪的文字和思想，那是幾近埋沒四十年的了。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雖然一九五八年劃為右派分子就被開除，是一九七九年才在恢復名譽同時恢復黨籍的，——多年的思路總不免在黨的立場上為黨着想；如果一九五七年不搞一場反右派鬥爭，而是以現代政黨應有的風度，按照現代民主制度的慣例，為了加強執政的合法性合理性，對來自各民主黨派、各界大小知識分子包括黨政機關幹部和高校學生對黨組織特別是領導層所提的意見，認真聽取，好好消化，擇善而從，那末，不但可能避免黨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斷裂，可以避免後來國內矛盾和黨內矛盾的激化，並且可以保證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路線得以貫徹執行，把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加強集體領導，

力避個人迷信，則今天國人的政治生活質量、經濟生活質量以致精神面貌、道德風尚都會大不相同。

歷史不容假設，這是人人皆知的常識。我要說的是，當年「大鳴大放」中揭示的問題和各方人士的批評意見，今天看來仍有現實針對性；不過許多舊日的「時弊」已成陳陳相因的積弊，需要從更根本處痛下針砭，才可望加以療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時不少在「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許諾下發表的意見，不屬於淺層次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富於思想含量，至今不失為改善以致改革國內政治方略和政治體制的思想資源，至少也可資參照吧。

是不是一次錯過，就永遠錯過？由於反右派鬥爭毀滅性打擊，在其後二十年間，再也聽不到這樣的聲音。

但這些記錄在案的「罪言」重現在我們面前時，並不像歷史博物館裏的陳列品，卻保鮮有如剛剛出爐；因為它是由「時弊」所激發，經過有眼光有感情有思想的頭腦所醞釀產生的，自然具有不可撲殺的生命力。這使我們回憶起當時的圍剿中，威權人士曾詭辯說，「言者無罪」對這些言者不適用；幫腔者更加註腳，說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言者無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者則有罪云云；而怎樣判斷何者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何者是反對黨和社會主義，有一條簡單的標準，在實際運用中得心應手，那就是，凡屬批評，即是反對，批評一個黨支部書記即是反對黨的領導，對一項具體的政策及其執行中的問題提出意見即是持不同政見，總之是心懷叵測，圖謀不軌，妄想分庭抗禮或篡黨奪權，要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儘管你是按照中共整風指示出的題目，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這「三害」，但一句「以反對官僚主義……為名，實際上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便可把你打翻。幾十萬「右派分子」就是這樣輕而易舉地「打」出來的。

在這以前，比如在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在「忠誠老實學習」和肅反運動中，以致在

「三反」「五反」運動中，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觀點、學術觀點，階級出身、個人成份以致社會關係、經濟來源的審查，更早在解放區的整風、審幹，都早已出現了簡單粗暴的一套做法，但傾全黨全國之力發動的反右派鬥爭這一「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對「資產階級右派即反動派」實施了具有壓倒性的攻擊，這種簡單化，不合邏輯的邏輯推理，任意的武斷引伸，「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乃達到了極致；對於被認為屬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中間派」，他們同被召來參加不講理的「批判鬥爭」，看在眼里，痛在心上，自然也收到了震懾之效。

反右派鬥爭的過程，就是在全黨全民面前樹立了一個黃牌，以不准批評為加強黨的地位和鞏固政權存續的唯一支點。其實這也確是「陽謀」。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澤東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文中寫道：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在這篇文章和一九五七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反覆闡明了同樣的意思，即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權，而摒於「人民」外部的就是反動派，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亦即對他們實行「專政」「獨裁」。不過，雖有各個不同時期因革命任務和革命對象不同而對「人民」階級構成的不同規定，但每一個體的人，是否屬於「人民內部」，則往往還須取決於當權者的判定。你以為你不屬於「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

派及其幫兇們」，便順理成章是「人民」之一分子，天然地享有發言權即言論自由權，怎麼說也是「言者無罪」的了；但你的話不中聽，不入耳，不是歌功頌德，而是語含批評，好了，你是「以幫助黨整風為名向黨進攻」，你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大逆不道，狼子野心，是蔣介石的內應，復辟資本主義的先鋒，要讓全國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簡直罪不容誅。你還想混跡在人民中間？你已排除在人民之外，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即反動派，「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應該在政治上予以打擊、孤立，在組織上給予處分。你說你沒有觸犯刑律，那好，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高潮中創建的勞動教養制度，就是針對不受刑事處分的人，刑事處分可有刑期，勞動教養並不實行確定的期限，所謂「三年」之期可以一再延長，解除教養後還須留場就業。在實際執行中，許多一九五八年進入勞教場所的右派分子，是直到一九七九年甚至更晚才恢復人身自由的。

今天稍有現代政治和法治理念的人，或許會覺得發生在一九五七年前後的這些事為天大的荒唐，幾乎不可理解。其實親身體驗了此類「生活方式」的人們，遠遠不限於當年的「右派分子」們。因為在這裏，不像「公民」是具有法定的權利和義務的個體的人，「人民」則屬於政治範疇，是個群體的概念；而人民是要受共產黨領導的，理論上人民享有各樣的權利，以區別於「人民」以外的反動派；「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人民多麼榮幸啊！但像選舉權這樣的權利，是領導人民的黨「給」的，可以給你，也就可以不給，今天給你，明天也許收回了，不是嗎？因為不是法治，而是黨治，黨治也就是人治，首先是億萬人之上的「領袖」的人治，同時也可能在「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下，化為各級黨組織各級領導人的人治。魯迅曾說中國歷史上無非是兩種時代：一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一是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然則在很長一個歷史